

汉语国际教育中的现代诗歌教学研究

——以现代格律体诗歌为主要范本

赵颖

泰国格乐大学中国国际语言文化学院

Email: zy815@126.com

Received: May 14, 2022; Revised: June 14, 2022; Accepted: June 15, 2022

摘要

现代诗歌作为现代汉语的艺术精粹，承载着现代中国人的精神情感和价值追求，应当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受限于诸多因素，现代诗歌在当下汉语国际教育中尚未得到充分重视，对外汉语的教材编写及教学研究也很少涉及。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习者对于现代汉语、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认知、体验与实践。事实上，现代诗歌经历了百年成长，已经涌现出了一大批经典之作，它们不仅展现了现代中国繁复的思想文化，而且在诗体、音律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尝试，极大提升了现代汉语的艺术品质。将现代诗歌纳入汉语国际教育的范畴，对于学习者的语言技能训练以及国际社会的情感沟通都有重要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对外汉语教学；中国现代诗歌；格律

A STUDY ON MODERN POETRY TEACHING 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TAKING MODERN METRICAL POETRY AS THE MAIN MODEL

ZHAO YING

International Language and Culture College, Krirk University, Thailand

Abstract

As the artistic essence of modern Chinese, modern poetry carries the spiritual emotion and value pursuit of modern Chinese people, and shoul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However, due to many factors, modern poetry has not received sufficient attention i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and the compilation of relevant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eaching research are also rarely involved. It affects learners' cognition, experience and practice of modern Chinese and modern Chinese ideology and culture seriously. In fact, modern poetry has developed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 and a large number of classic works have emerged. They not only show the complex ideology and culture of modern China, but also have made a lot of fruitful attempts in poetic style and rhythm, which have greatly improved the artistic quality of modern Chinese. Incorporating modern poetry into the scope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which ha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language skills training of and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Key words: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Chinese modern poetry; Regime

引言

诗歌是语言艺术的精粹，经典的诗歌作品往往标示着一个民族最高超的语言技艺，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艺术审美积淀。就此而言，诗歌当是对外汉语教学以及中国文化海外传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特别是“五四”以来与现代中国相伴而生，使用现代汉语充分展现现代社会生活、思想文化、艺术审美的现代诗歌，更应该成为重中之重。在当下国际诗坛或世界诗歌史上，中国现代诗歌的影响力都在不断提升。诸如徐志摩、戴望舒、卞之琳、艾青、穆旦以及北岛、舒婷、海子、芒克、多多、西川、王家新等现代诗人及其代表诗作都在海外拥有相当广泛的译介传播。应该说，现代诗歌业已成为显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重要窗口，推动中外思想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1. 现代诗歌之于汉语国际教育的重要性及其边缘地位

1.1 现代诗歌承载着现代中国人的精神情感与语言艺术

汉语国际教育不仅仅是单纯的语言教学，同时也承载着文化传播与交流的重任，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基于语言能力训练而展开的‘国际理解教育’……是造就国际社会情感沟通的重要力量”（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2019）。近年来，我国也不断从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积极推进汉语国际教育，强化语言教学与文化传播的协同发展。但从教学内容来看，整体还存在厚古薄今的偏向，学习者对现代中国的认知还非常模糊，甚至远不及古代中国，吴应辉（2018）就认为“反映中国传统多，展示中国现当代文明少，以致给学生学习汉语后对古代中国了解多，对当代中国最新发展成果了解少，留下‘博物馆化’的中国形象。”虽然较之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中国不过百余年历史，但这百年恰恰是中外文化交流最广泛、最频繁、最深入的历史时期，也是现代汉语、现代文学、现代思想文化迅速发展的时期。对于绝大多数汉语国际教育的学习者来说，其学习、工作的语境主要是现代中国，日常接触和了解的也是现代汉语以及现代文学作品。就此来看，汉语国际教育在教学内容上还需给予现代中国以更多的关注。同样，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现代诗歌，也应在汉语国际教育中占有重要一席。

从五四白话新诗运动开始，现代诗歌就是现代汉语坚定的实践者和卓有成效的创造者。现代诗歌之“现代”不仅是在语言介质上以白话取代文言，同时还包括文体的转型，突出体现在破除传统格律旧体后的多元探索；但文体的变革仍是立足于现代白话的特质而展开。就此而言，现代诗歌的探索与现代汉语的发展密切关联，彼此间相互支撑，合力摆脱失范状态而建构的新的规范秩序。但需注意的是，现代诗歌虽然主张以白话入诗，但并没有将白话与现代汉语简单划上等号，只有经过必要的加工锻造，白话才能够容纳为现代汉语的主要资源，故诗人梁宗岱（1998）就明确提出，“我们不得不承认所谓现代语，也许可以绰有余裕地描画某种题材，或惟妙惟肖地摹写某种口，如果要完全胜任文学表现的工具，要充分应付那包罗了变幻多端的人生，纷纭万象的宇宙的文学底意境和情绪，非经过一番探检、洗练、补充和改善不可。”现代诗歌所承担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通过艺术的探索与实验，在白话口语的基础上锻造出纯熟的现代汉语，以满足新诗革命的初心与梦想，诚如胡适（1991）所言，“我当时希望——我至今还继续希望的是用现代中国语言表现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思想、情感的诗。这是我理想中的‘新诗’的意义。”

相较于古典诗歌，现代诗歌无论在题材内容还是语言介质上，都更贴近于现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更符合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情感的表达方式、更忠实于现代中国人的用语规范。现代诗歌以现代汉语写就，有着更加系统完善的语法结构，语词也以双音节为主，同时还拥有灵活多样的韵律样式，有较强的音乐性，有助于学习者诵读记忆，可在押韵中反复练习汉字韵母的发音，感受现代汉语的优美。如徐志摩《再别康桥》《雪花的快乐》、戴望舒《雨巷》、闻一多《死水》等现代诗歌佳作，节奏鲜明，音节有轻有重，读来朗朗上口，是练习汉语语音、培养良好语感的重要素材。当然，单就音乐性来讲，古典诗歌有着更为严格的音律要求，但其所使用的文言语词以单音节为主，且语音在历史流变中发生了诸多变化，在语言交际中实用性较弱，学习难度较大。

1.2 现代诗歌边缘化的原因探析

事实上，无论在理论体系建构层面，还是教学实践过程中，当下汉语国际教育都很少关涉到现代诗歌。从相关教材编写及学术研究中可以清晰看出，现代诗歌在汉语国际教育中位处边缘。这一现象的成因非常复杂，但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有关现代诗歌的成就、地位仍存在较大争议。相较于小说、散文等文体，现代诗歌与传统发生了更加彻底的决裂。在胡适“新诗革命”的推动下，现代诗歌不仅以白话入诗，而且以异常激烈的态度颠覆了古典诗歌的艺术根基，要求摆脱格律、平仄、对仗对外在形式的束缚，实现诗体的绝对自由、精神的彻底解放。不过现代诗歌在挣脱古典枷锁的同时，又频频遭遇“散文化”“口水化”“失范无序”的诟病。时至今日针对现代诗歌的成就仍是褒贬不一，既有人力挺现代诗歌，认为“中国 20 世纪的所有的文学样式，小说、散文、戏剧等等，成就最高的是新诗”（张思桥，2018），但有人竭力坚持，现代诗歌自创生阶段起就极端漠视、极力割舍古典汉语文化，一味吸收西方文化的末流，以致传统断流，陷入无根的虚无状态（郑敏，2017）。

其次是现代诗歌在教学实践中的存在困难。与古典诗歌拥有成熟稳定的文体样式、格律体系、美学特征不同，现代诗歌具有较强的实验性、先锋性，在艺术效果上追求陌生化、语言使用也往往反常规，思想表达更加繁复多样。这样就容易引发许多误解，认为现代诗歌不宜作为规范语言教学的素材或样本，更不适用于对外汉语教学。这样的误解或担心在本土语文教学中也有突出体现，如不少中、高考作文都有“文体不限、诗歌除外”的要求。究其原因，就在于诗歌是极具个性和艺术创造性的文体，往往不囿于一般文学作品对于体式、语法以及思想情感表达方式的规范要求，这给标准化考试带来很大挑战。诚如一些专家所言，“诗歌是最具有创造性和探索性的语言形式，恰恰是以不符合既定语言规范的诗句，才能反映出内在的丰富情感”，“在高考中，若以诗歌形式作文答卷，阅读工作极其困难，甚至是无法评判”（孙东东，2012）。

拘囿于厚古薄今的文化偏向以及对文体特性的重重顾虑，现代诗歌几乎与汉语国际教育长期处于绝缘状态。这与古典诗歌的处境形成鲜明对照。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所开设的“中国文化概论”“中国文学史”等课程，都会大量涉及古典诗歌；《博雅汉语》等专业教材中都收录有不少古诗，用于语音、文字的教学以及传统文化教育。研究古典诗歌教学的著述也是层出不穷，仅学位论文就有《对外汉文化教学中的古诗文教学研究》（于晨颖，2011）、《中国古典诗歌与对外汉语教学》（齐心，2012）、《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中国古典诗歌教学实践探究》（董豪，2014）、《对外汉语中高阶段唐诗教学研究》（金明伟，2017）、《唐诗意象与对外汉语教学》（李丹，2019）等等。一些看似以“诗歌教学”为关注对象的成果，所讨论的也几乎完全集中于古典诗歌，譬如《汉语诗歌和对外汉语教学》（杜龙宪，2005）等等。相较之，无论课堂教学还是教材编写抑或教学研究，关注现代诗歌者都寥寥无几。在体系庞杂繁多的对外汉语教材中，真正

将现代诗歌系统纳入教学内容的并不多见。代表性的主要有：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汉语纵横：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赏析教程》设有诗歌单元，收录了艾青《鱼化石》、北岛《回答》、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李瑛《端阳》、郑愁予《错误》、余光中《乡愁》等六首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选读》作为“对外汉语教学·中国文化系列教材”之一种，收录了郭沫若《天狗》《天上的市街》、闻一多《死水》、冯至《蛇》、戴望舒《雨巷》、徐志摩《再别康桥》、何其芳《预言》、艾青《我爱这土地》、田间《中国底春天在召唤着全人类》、李季《王贵与李香香》等十首诗。此外，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中国文学专业汉语教程》设有“中国的新诗”专题，收录九则作品，分别是郭沫若《天狗》、徐志摩《再别康桥》、戴望舒《雨巷》、卞之琳《断章》、艾青《我爱这土地》、余光中《乡愁》、舒婷《致橡树》、顾城《一代人》、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但在此之外，涉及现代诗作的教材就很少了，即便零星收录，也不够系统。如同样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双双中文系列教材：中国诗歌欣赏》，其十个教学单元中有九个是古典诗歌，唯一的现代诗歌单元也仅收录了两首诗作，“厚古薄今”倾向非常突出。

2. 现代诗歌教学实践的重要抓手

今日观之，现代诗歌经历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切实对现代汉语的成熟完善、现代思想情感的传达发挥了重要积极的作用。而研习现代诗歌，也将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深度把握现代汉语的语言特性、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特质。具体到汉语国际教育，则有以下几方面值得重点关注。

2.1 体会繁复的现代思想情感

上世纪三十年代，《现代》杂志主编施蛰存（1933）就特别强调，现代派诗歌所展现的“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情绪”。其实，不只是现代派，从早期白话诗到自由派、新月派、象征派及至七月派、九叶派以及当代的朦胧派、第三代诗歌等等，中国现代诗歌的任一派别、在任一时段，都极为自觉地承载、推动、传播着现代中国的思想情感，而且在时间与效果上往往远远领先于其他文体。

五四初期，胡适所写的《人车力夫》以借乘客与车夫的对话而表达了知识分子的悲悯情怀，同时深刻反思了人道主义在惨烈现实面前的无力与失效。沈尹默的《月夜》有意消解了“霜风”“月光”等传统意象营构出来的静美画面，而将“我”推至画面中心，以“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的浅近诗语，打破了天人合一、物我交融的东方古典美学，高扬了个性解放、人性张扬的五四现代精神，推动中国思想文化从“仁”走向“人”。新时期初始，北岛的《回答》、顾城的《一代人》、舒婷的《致橡树》震荡诗坛，“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是新一代人崛起的历史誓言，宣告从十年浩劫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将要在深刻的历史反思中走出废墟、摆脱贫阴霾，开创的新的时代秩序。这些业已进入现代诗歌经典之列的作品，在语言技艺、思想内涵、社会影响等方面都足以体现现代中国特定时段的一个高度。以其作为汉语国际教育的学习材料，有助于学习者在领略现代汉语的精妙之时，更深入地把握现代中国在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的流变，更加有效地发挥国际社会情感沟通的功用。

2.2 把握现代汉语的独特节奏

与古典诗歌相比，现代诗歌在形式上最明显一个变化就是放松甚至放弃了对格律的要求，不太讲究平仄押韵和字句长短，整体偏于自由体和散文化。这一转变自然与文体自身的演进机制有直接联系，但也与汉语的特质及结构变迁密不可分。古代汉语为单音节词为主，一个字就是一个词，也对应于一个音节、一个节奏单位；传统诗文，特别是律诗绝句往往以两三字为一顿，为一基本的节奏单元，“中国诗不论古近体，五言则前两字一逗，末三字一逗；七言则前四字每两字一逗，末三字一逗”（闻一多，2017）。

现代诗歌则基于现代汉语以双音节、多音节为主的特点，对诗句长短不作严格限定，哪怕是高举“新格律”旗帜的新月诗派，也只是提倡节的匀称、句的均齐，诗行的伸展收缩有很大自由度。相应的，现代诗歌的顿歇也不就不再恪守于二字一逗或三字一逗了，新月派骨干成员孙大雨（1956）就表示，现代诗歌创作要依从当今语言文字的演进，不能固守传统的等音计数主义，“而应当讲究能产生鲜明节奏感的、在活的语言里所找到的、可以利用来形成音组的音节”。在现代诗学理论中，涉及诗歌节律停顿的概念并不少，诸如“音尺”“音步”“音组”等等。它们的内涵、外延不尽相同，但都表达了不同于古典诗歌的节奏要求，旧体诗主要要音顿，服从于格律音韵的要求，“顿完全是形式的，音乐的，与意义常乖讹”，现代诗歌主要是义顿，顺应于意义表达和语言的自然节奏，“要解除传统束缚，争取自由与自然”（朱光潜，2014）。

现代诗歌对于现代汉语节奏的深入挖掘与准确把握，密切其与对外汉语教学的内在联系。在汉语教学实践中，不少学习者即便掌握了汉语的平仄声韵，但仍有浓重的“洋腔洋调”，这往往就是因为没有习得汉语的节奏，没有培养起良好的汉语语感，Orton (2000) 指出，“导致许多第二语言学习者失败的原因正是他们没有正确地掌握目的语的节奏，同时又受到他们的第一语言节奏的干扰”。如何通过现代诗歌学习，充分展现现代汉语的独特节奏，既不同于古代汉语“等音计数”，也不同于西语的重音节拍，这是汉语国际教育值得探讨的问题。就此已有一些学者做了积极探索，如王晓曼(2020)就以现代汉语格律体诗歌为教学材料开展汉语语感培养实验，结果表明，相关的节奏训练对于学习者的语音感知能力、语法表达能力和语义理解能力等均有有效提升，有助于培养汉语语感。

3. 现代诗歌教学中的格律探究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现代诗歌的格律特征被普遍忽视。依传统认知，现代诗歌并不像古典诗歌那样讲究平仄押韵，诗行、音律都非常宽松自由，以至认为现代诗歌就是自由体诗歌，是无格律、反格律的。这一误解，严重限制了现代诗歌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所应发挥的功效，现代汉语独特的语言品质也无法得到充分展现。事实上，虽然“五四”之初，胡适发动“新诗革命”时就喊出“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的激进口号，此后郭沫若、戴望舒、艾青等人都倡导过诗歌文体的“散文化”。但就整体来看，中国现代诗歌始终是戴着镣铐跳舞，在自由与节制之间寻求平衡，在追求精神自由的同时，又积极探索现代诗歌体式的建构，其中在诗歌格律方面就取得了巨大成绩。中国现代诗史上的经典作品，绝大多数都有鲜明的格律特质，譬如卞之琳《断章》、闻一多《死水》、徐志摩《再别康桥》、戴望舒《雨巷》、食指《相信未来》、舒婷《双桅船》、郑愁予《错误》、余光中《乡愁》等等。它们虽然生长的不同的历史段落，有着多元的艺术风格和精神向度，但在格律建设的大方向上还是达成了一致。前述对外汉语教材所收录的

中国现代诗歌，就绝大多数属于格律体，有着非常鲜明的节奏韵律。这也突显了音律对于汉语学习的重要性。但在教学实践中，教材往往只是收录了作品文本，而缺少必要的导读和阐析，从格律角度予以教学指导的更为鲜见。教师讲授时，也多着力于句词语义的分析把握，而对现代诗歌的格律特征、音韵节奏缺少知识性的传播和细致的文本解读。有鉴于此，特择取新月诗派以及诗人卞之琳的作品为样本，多维探析对外汉语教学中现代格律诗歌的音律特征。

3.1 新月派诗派的音律解析

新月诗派两大旗手闻一多、徐志摩的诗作，几乎是对外汉语教材编选现代诗歌时的必选。新月派诗作在音节韵律方面开展的创作实践，出色体现了现代汉语的音乐性，对于外国人深入把握现代汉语的节奏、押韵也有很有帮助。

上世纪 20 年代中期，针对早期白话新诗在诗体样式上的严重失范，新月诗派就明确提出以音乐美为核心的“三美”主张，要求诗歌讲求音律节奏，要大体押韵、音尺数大致相等。当然，相对于南朝宋明体以后的旧体格律，新月派的格律已经非常宽松，不仅放弃了平仄方面的要求，在押韵上也更加自由丰富，传统的一韵到底的作品很少见，通常是一诗多韵、一节一韵。

闻一多在创作上倾重新诗，学术研究上则植根古典诗歌，在任教西南联大时，他就主讲了《楚辞》《唐诗》等课程。这使他能够更加自觉、更加娴熟地接通化合古典格律与现代新诗。闻一多的《死水》堪称“三美”典范。全篇共五节，每节四行，诗行均由 3 个 2 字音尺和 1 个 3 字音尺组成，每节一韵，偶数行押韵。首次取“沦”和“羹”，押十八韵之“痕”韵；次节取“花”和“霞”，押“麻”韵；第三节取“沫”“破”，押“波”韵；第四节取“明”和“声”，押“庚”韵；第五节取“在”和“界”，押“皆”韵，音律整饬严密。

徐志摩的诗风迥异于闻一多的谨严凝重，更显灵动飘逸、自由洒脱，但对音律同样有着异常严格的要求。他认为真正的诗歌之美，不在字义里，而在那难以捉摸的音节里。音节即是诗歌最完美的形体，同时也体现着最完美的精神。但理想的音节，不是人为制造的，其内中应和着真的情感和原动的诗意。所以相对而言，在闻一多那里，格律往往显得刻意为之、斧凿痕迹明显，但在徐志摩诗作中自然流畅，毫无生硬之感。譬如短诗《偶然》，就是徐志摩作品中形式非常完美的一首。诗作分两节，一、二、五行为 3 个音步，三、四行为 2 个音步，节与节对称呼应，节内又不乏变化，情绪表达舒缓自如又充满节制。此外，两节韵式排列皆为“aabba”，诗行之间、诗节之间都充满回环往复的音乐旋律。

徐志摩《雪花的快乐》也很适于对外汉语教学，其语言清莹流利，诗行节奏舒缓，韵式起伏有致，将现代汉语的音律之美发挥到了极致，其对韵律的精心设计和高超驾驭令人击节赞叹。全诗共四节，每节共五行，每行由 3-5 个音尺组成。先看行尾押韵，首节前两行取“花”“酒”，押“ua”韵，后三行取“向”“扬”“向”三字，押声响洪亮悠远的“ang”韵，节内构成“aabbb”韵式。第二节前两行取“谷”“麓”，押“u”韵，后三行取“怅”“扬”“向”，与首节同行相呼应，仍押“ang”韵，构成“ccbbb”韵式。第三节沿用上节韵式，前两行取“舞”“处”，押“u”韵，后三行取“望”“扬”“香”，押“ang”韵。进入第四节则全部换韵，前两行取“轻”“襟”，后三行取“胸”“溶”“胸”，构成“ddee”韵式。整体来看，全诗韵式构成如下：“aabbb/ccbbb/ccbbb/ddee”。各节之间的声韵关系繁复多样，或嵌合、或重复、或呼应、或转换，营构出婉曲缠绵的声律效果。汉语学习者在一首诗作内就实现了特定韵部的反复训练，也在换韵过程中比照了不同韵部的差异，进而更为牢固地掌握现代汉语的韵

母特征。

3.2 卞之琳诗作的丰富韵式

在收录有现代诗歌的对外汉语教材中，不难看到卞之琳的影子。特别是他的《断章》已是经典篇目。只是惯常讲授的重点主要是其含蓄隽永的哲性思辨，对它的音乐之美和韵式实验则谈论甚少。从诗歌流派来看，卞之琳归属于由戴望舒开创的“现代诗派”。现代诗派极力反叛此前新月诗派所构建的“三美”理论（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反对诗歌对音乐的倚赖，力求打破格律束缚，将诗歌写作推入到“散文化”路途。但卞之琳显然是派别内的异类，他在诗体建设上并不主张走“散文化”道路。恰恰相反，他非常注重现代诗歌的格律建设。这并不是说，卞之琳要重走复古派的老路，让现代新诗返回到古典诗歌的格律框架内；其真实用意是，在西洋诗歌参照下，重新激活民族诗歌传统，创造一套更加符合现代人思想情感和表达方式的新格律体系。《断章》正是这一诗学理念的成功实践。

讲授《断章》，一般不会特别留意到它的格律。因为传统的诗歌格律，最突出的就是隔行押韵，主要是偶数行的尾字押韵。而《断章》第二行尾字“你”与第四行尾字“梦”并不同韵。但如再作分析，却不容易发现，此诗虽没有隔行押韵，但在尾字上，第一行的“景”与第四行的“梦”同属十八韵中的“庚”韵，第二行的“你”与第三行的“子”同属“齐”韵，是典型的 abba 式的抱韵。该韵式首尾呼应，中间另押一韵，后者若环抱于前者之中，故称抱韵。

抱韵在卞之琳诗作中出现频繁。它的另一名作《对照》也使用了这一韵式。该诗分两节，第一节四行的尾字分别是“家”、“慰”、“累”、“霞”，属于“abba”韵，第二节四行还是依抱韵展开，尾字分别为“萄”、“已”、“忆”、“觉”，属于“cdcc”韵。抱韵在古典诗歌中极为罕见，但在西方诗歌中却非常普遍。语言学家王力（2002）就坚持，“抱韵是纯然西洋的形式”。不仅如此，《白螺壳》《寂寞》《采菱》等作品大量借用了随韵、交韵等西洋韵式。卞之琳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外文系，沉迷于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和法国象征主义诗歌，深谙西方诗歌的音律技艺。他将丰富多样的西方韵式引入到中国诗坛，实现了“横的移植”与“纵的继承”的完美结合，极大拓展了现代诗歌的文体建设空间，在完善诗歌艺术规范的同时，又为诗人思想情感的自由表达提供了广阔平台。对于外国汉语学习者，特别来自英语世界的外国人，他们拥有西洋音律的前在经验，在了解到卞之琳诗歌所运用的西洋韵式后，将会大大拉近对于中国诗歌、中国文化的距离，也有降低于语言跨越、审美跨越、文化跨越的难度。

4. 结语

中国有悠久的诗教传统，孔子有言，“不学诗，无以言”。无论是从事本土文化教育还是汉语国际教育，都要深入开掘诗歌这座富矿，努力将诗歌蕴藉的语言之美、思想之深、情感之真充分展现出来。而且，所关注的不能仅限于古典诗歌，更要着力解读那些植根现代汉语、吸吮现代思想文化而持续成长的现代诗歌，否则将严重限制汉语学习者对现代中国的理解与认知。在教学实践中，不仅要着力挖掘现代诗歌的精神情感内涵，也要在中外文化碰撞交流的大背景下认真考察其在诗体、音律等方面创造和建设，以更细致、更深入地把握现代汉语的历史演进和艺术精妙。

参考文献

- 戴望舒（2009）。望舒诗稿。北京市：中国文联出版社。
-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2019）。中国语言政策研究报告。北京市：商务印书馆。
- 胡适（1991）。胡适文萃。北京市：作家出版社。
- 梁宗岱（1998）。梁宗岱批评文集。珠海市：珠海出版社。
- Orton, J (2000)。节奏教学：语言教学成功的一个关键环节。国外外语教学, (04), 1-7。
- 施蛰存（1933）。又关于本刊中的诗。现代, 4 (01), 6-8。
- 孙大雨（1956）。诗歌底格律。复旦学报（人文科学版）, (02), 1-30。
- 孙东东（2012）。决胜高考：权威专家给考生支招。北京市：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 王力（2002）。汉语诗律学。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
- 王晓曼（2020）。诗歌诵读对培养韩国汉语学习者汉语语感的作用。华侨大学硕士论文，泉州市。
- 闻一多（2017）。诗经讲义。长春市：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吴应辉（2018）。汉语教学名家文选：吴应辉卷。北京市：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张思桥（2018）。古典诗学与比较诗学。南京市：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 郑敏（2017）。文化·语言·诗学：郑敏文论选。福州市：福建人民出版社。
- 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2017）。中国新诗百年志（理论卷·上卷）。北京市：中国工人出版社。
- 朱光潜（2014）。诗论。北京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Author Information (作者信息)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 ZHAO YING
	Education Experience (教育经历) : M.Ed.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单位以及职称) : Kirk University /Taiyuan Normal University
	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ddress (地址) : NO. 319 university street, Yuci District, Jinzhong City, Shanxi Province, China